

◀ (上接14版)

年》中辑入了这首《无题道诗》，并作了考证。但因感觉仍有有疑点，并没有确定为真篇，所以他作了谨慎的保留，说：“惟诗后提‘临书’，古人云临、临文、临书，有自作文之意，亦有书录、临摹他人文之意，此诗或是阳明临书他人之道诗耶？姑记疑于此以俟考。”王阳明一生好佛道，束先生曾考定阳明向尹真人学“真空炼形法”的修炼，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说他“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邹守益《王阳明先生图谱》说他“辟阳明洞旧基为书屋，究仙经秘旨。久之，忽能预知”。王畿更对阳明在阳明洞中进行“真空炼形法”修炼有具体的描述。这都是人们熟知的常识。其实，马星翼《东泉诗话》所载“李太白乱仙七绝诗九首”断然不是李太白所作，显然是藤县吕仙阁内一班乱仙道士的拼凑伪造，秦先生竟拿它们来作为证伪的证据并无意义。本人以为，最大的可能还是这首《无题道诗》是王阳明所作，后来到清代道光年间吕仙阁的乱仙道士剽窃了这首佚诗，拼凑成所谓李太白乱仙七绝诗九首。综合以上情况，目前最正确的处理方法还应是像束先生一样将这首诗存疑待考，不必遽定为伪篇。

《泗城土府世系考》

该文束先生辑自《古今图书集成》，他根据《王阳明全集》中阳明自述的资料作了自己的考证。秦先生对束先生的考证不置一词，只引白耀天的考证来证明《泗城土府世系考》是伪文，指责束先生大错，这在文献学考证研究方法上有失严谨。白耀天先生的考证(2005年)可成一家之说，但并未千古定案，所以束先生又作了新考。王阳明在《泗城土府世系考》中主要考定土州之岑氏是源出绍兴余姚岑氏，而非地方土州瑶人土民，这是王阳明的独特看法，后人可以说他对，也可以说他错(有如阳明自认为其先祖是王羲之一系，而实际是王导一系)，但不可以为他错了，就推定《泗城土府世系考》为伪文，何况王阳明是不是说错也很难说。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定死这篇为伪文，因此后人仍有继续考证的必要。

《送日东正使庵和尚归国序》

这篇序，束景南先生辑自《邻交征书》，秦先生指责束先

生不知该序的原始出处，说“原件今在五岛美术馆大东急纪念文库”。按该序最早乃《王阳明全集》编者所辑，但因有错字漏字，且未作考证，不知了庵和尚其人及其来明进贡的事情原委，所以束先生转而从伊藤松的《邻交征书》中辑得了此篇，并根据《邻交征书》中的资料记载，全面考清了日本东正使了庵和尚其人及其出使来明的整个经过。束先生在考证中也明已说明了此序的原始出处：“按此序真迹又为日本九鬼隆辉所藏，斋藤拙堂《拙堂文话》著录此序。”实际《邻交征书》于此序下也明注云：“真书，伊势正住氏藏。”秦先生的指责很不实事求是。秦先生又指责束先生辑的此序有错误，说“有”应作“所”，“朱”应作“采”等。按《邻交征书》中这篇序是伊藤松据伊势正住氏所藏的原件著录，并作了校对，“所”是“有”的形误，“采”是“朱”的形误。如作“所”、“采”，则大不通，这是一般校勘者都会看出的问题，秦先生完全说颠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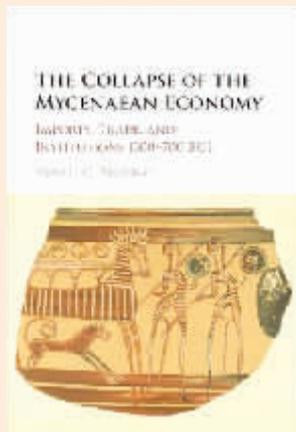
《夜归》

这篇诗，束景南先生辑自阮元所书阳明诗手迹。阮元称这首诗是王阳明所作，他看到过阳明这首诗的真迹。秦先生指出这首诗《柳亭诗话》卷六作戴颙作，可算“歧出”，但还无法肯定这首诗是戴颙作而不是王阳明作，存疑待考可也。类似的还有，秦先生指出《地藏塔》《满江红》《题倪雲林春江烟雾图》也为另人作，这也可以视为“歧出”，存疑待考。又，秦先生提出《西湖》《题温日观葡萄次韵》《望江南》分别是贺甫、释守仁、瞿佑所作，这还可再作进一步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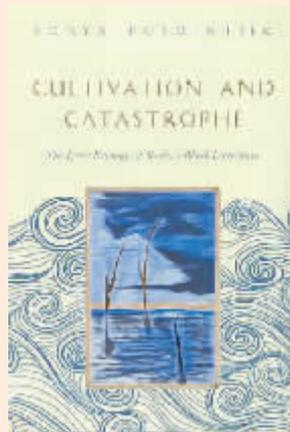
以上商榷意见，也仅是本人的若干思考。

文献的辑考研究本是一个逐渐深入、不断完善的过程。如对王阳明佚诗、佚文的辑佚考证，可以说是经过了两个世纪、几代人的努力，不断开拓，才取得了现在这样的成绩。以束景南先生二十余年来对王阳明佚诗、佚文的辑佚考证来说，就是一个不断辑考、不断完善的过程。束先生在2012年写出了《阳明佚文辑考编年》，2015年出了增订本的《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又在2016年写出了《王阳明全集补编》与《阳明年谱长编》，并从去年又开始写一部增订本的《王阳明全集补编》与修订本的《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这正是一个学术上精益求精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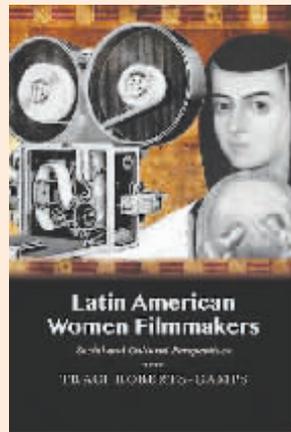
高等教育纪事报新书单



《迈锡尼经济崩溃：公元前1300—700年的进口、贸易和机构》(Sarah C. Murray 著，剑桥大学出版社)。结合文本和考古数据，研究铜器时代晚期的贸易。



《培育与灾难：现代黑人文学的抒情生态学》(Sonya Posmentier 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探讨了环境写作中的黑人流散传统。



《拉美女性电影制片人：社会和文化视角》(Traci Roberts-Camps 著，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聚焦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女性电影制作人。

潘渊与鲁迅的友谊

陆钰馨

潘渊，字企莘，浙江绍兴上虞汤浦人，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博士，我国现代心理学先驱，教育家与翻译家，先后在湖北教育学院、北师大、北京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浙大龙泉分校任心理学教授，退休后回乡加入民盟。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里，潘渊曾在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任职，与科长鲁迅既是同事，又是同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据潘渊哲嗣，原绍兴市东湖中学校长潘仁延考证，在《鲁迅日记》中，记载潘渊与鲁迅交往的有64处。如1917年3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潘企莘明日归越，以德文典四本托持寄三弟。”此三弟即周建人。潘渊对鲁迅执师长之礼，敬重有加。潘渊知道鲁迅烟瘾大，爱喝茶，每次返乡总要给鲁迅捎带一些会稽山区的茶叶、笋干等土特产。而鲁迅对这位同乡晚辈十分关心与爱护，经常在工作、学术、生活上帮助他。1916年潘渊赴京应文官考试，就是鲁迅作的保。鲁迅还曾赠送《城外小说集》、《中国小

说史略》(上下册)等书给潘渊。1921年6月，潘渊之女患病，鲁迅陪同到北京山本医院求医，并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往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

潘渊著有论文《情绪和意志之关系》，阐述了情绪是意志在人的心理上的反应。探究潘渊与鲁迅友谊的基础，是在教育事业上的志同道合。鲁迅从教30年，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卓越的教育家，一贯批判封建旧教育，倡导“立人”观念，关怀儿童的成长，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在大量的文学作品里表达了先进的教育思想。潘渊毕生心系教育，致力育人，抗战困难时期，目睹农民子女失学严重，就在家乡穷山沟里创办了一所“川下小学”，并让自己的子女去任教。这种共同的志向与情结，将潘渊与鲁迅紧紧联系在一起。1924年5月21日，北京女师大闹学潮，反抗杨荫榆校长的封建家长式作风，潘渊坚决站在鲁迅一边，支持革命师生。后来，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被教育部当局免职。当天下午，潘渊即与朋

友、学生二十多人去鲁迅寓所登门慰问与声援，让鲁迅十分感动。所谓众志成城，这场学潮在鲁迅等人的抗争和全社会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胜利。

据《鲁迅日记》统计，潘渊先后给鲁迅写过五封信，鲁迅回复了三封。1955年潘渊回乡后经常接待研究鲁迅的学者，给少先队员讲鲁迅的故事，并向大家展示鲁迅写给他的亲笔信。可惜这封信在“文革”扫“四旧”时失落了。

潘渊一生挚爱教育事业，晚年翻译了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为我国的教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潘渊的后辈秉承家风，三代从教，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1994年8月，潘仁延先生将潘渊2500余册珍贵藏书捐赠给绍兴鲁迅纪念馆。纪念馆为此设立了“潘渊书室”。至今，潘渊的长孙女与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先生还在共同从事鲁迅文化基金会的工作，为弘扬鲁迅精神，推动文化创新发展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潘渊与鲁迅的友谊可谓世代相传。